

在骤雨
停歇之前

康城

著



在骤雨
停歇之前

康城

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骤雨停歇之前 / 康城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
2016. 3

ISBN 978-7-5143-4601-5

I. ①在… II. ①康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21193号

著 者	康城
责任编辑	杨学庆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	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	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	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19
版次印次	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143-4601-5
定 价	32.8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001 ///

Chapter 01

不能迷失，因为身后没有退路。

018 ///

Chapter 02

你知道吗？

我也很怕有一天你真的放下一切爱上个什么人。

因为一切都是守恒的，你现在多清醒，将来就会多疯狂。

035 ///

Chapter 03

这人就像山上的一株雪松，

不起眼，不值钱，却兀自深沉，兀自坚韧。

050 ///

Chapter 04

他并不老，只是没有年轻人的明亮气，

他把自己过成了三十几岁的样子。

066 ///

Chapter 05

你再这样，我就会当你是已经想清楚了，

不会再顾及你什么。

我可能比你想象里的还要差，你懂吗？

082 ///

Chapter 06

他就像一座沉稳的山，一棵质朴的树，

天塌下来，他会自然而然地顶着，不为任何原因。

097 ///

Chapter 07

爱情犹如风中的火焰，那光亮摇曳不定，不足以照亮谁的人生。

然而这一簇光如此温暖，又如此脆弱，

你不自觉就会向它展露来自心底最深处的黑暗。

它伴你一程，换你铭记一生。

128 ///

Chapter 09

这个怀抱不算温暖，

却像墙一样坚硬、可靠，

挡住了外面吹进来的风。

112 ///

Chapter 08

爱情里，

有人贪恋富贵和权力，

有人贪恋激情与身体，

她为什么不能贪恋这份平实的安全感？

143 ///

Chapter 10

有时候你以为有些事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，

但它就是突如其来地发生了。

159 ///

Chapter 11

什么是幸福？

有人与你同行、为你奋斗，你们抬起头，

能看见高不可及的山顶上，闪着希望的光，这就是幸福。

幸福不是那个山顶，是我们并肩的过程。

172 ///

Chapter 12

生而为人，太过沉重，

总有千般万样的挫折，

逼着生为废铁的你，百炼成钢。

189 ///

Chapter 13

一株树上的两片叶子，可能一辈子也互不知晓。

什么样的机缘，她遇见他，和他一起站在了这扇陌生的窗下？

205 ///

Chapter 14

你不要哭。

对着新年的初雪，我许下承诺。

我会和你一起，走出这幽冷的夜，最沉重的一段人生。

没有苦难无法穿越，没有黑暗寻不到尽头。

只要我们牵着手，一路向前。

222 ///

Chapter 15

曾经以为，要很多很多的爱，才可以填满那些伤痕。

哪里知道，伤痛如此不堪一击，

一点点的甜，就能将它们逼入记忆的死角。

238 ///

Chapter 16

是谁在空中挥舞着道义的旗帜？

她只想拽着他停在原地，在这黑夜里一起懦弱一次。

255 ///

Chapter 17

如果阳光是一种奢望，那能不能就让这阵雨一直下？

——只有在这滂沱的雨中，她才能假装看不见一切，

看不见踟蹰和动摇，看不见失望和气馁。

看不见那片离他们越来越近的惊涛骇浪。

270 ///

Chapter 18

在暴雨中不顾一切向他奔来的时刻，

她感受到了最确切的幸福。

289 ///

番外

有个女人在一场雨中走进他的梦，

改变了他的一生。

不能迷失，因为身后没有退路。

两声响雷，暴雨倾盆而下。

突如其来的大雨，站在田埂上的陈岩迅速收起话筒线，前面，钱文已拎着摄像机逃命似地奔向不远处的木屋。

他后面，村委会的通讯员跑到一半，停下回头，等她跟上。

雨点密密砸下来，陈岩把话筒抱在胸前，手遮前额，快速跑上去。

9月，连续一个月没下雨，郊外田地里的蔬菜一片焦枯。菜农苦不堪言，市民菜篮子不堪重负。

市新闻台记者陈岩一早就奉命和搭档摄像赶来离市区20公里的农业园，先聊天，再架起机器采访。

一会儿工夫，几个人就汗如雨下。

正在做最后的出像，不想太阳火辣辣在东头照着，西边陡地下起了瓢泼大雨。

干裂的农田久旱逢雨水，腾起阵阵尘烟。

雨点掉在植被上，噼啪作响。

木屋建在田边，平时供农民休息用，里面只有一张木桌和几张不成套的板凳椅子，墙角堆放着农具和一些乱七八糟的农药、化肥，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气味。

村委会的通讯员拉了下灯线，安在梁顶中间的旧灯泡亮了。一点黄色的光，效果和没开灯一个样。

一屋子昏昏暗暗，潮湿黏腻。

通讯员掸掸身上的水，看看门外，用乡音感慨：“总算是来一场大雨了。”

摄像钱文坐在桌边，眉头紧锁。他拿着块大毛巾，不擦自己脸上的水，只顾着擦摄像机。

擦干净了，神色紧张地开机，调试，运行。

片刻，终于舒气：“好家伙，吓死我了。”

30万的机器出了问题，怕是要带工资来上班了。

捋了把脸上的水，他抬起眼。

滂沱的雨雾遮天蔽日，小屋里很暗，只有敞开着门口透着淡淡微光。

陈岩没坐下，正站在门口，望着雨景擦头发。

天气预报今天32℃，没想到会有这样一场大雨。

她逆光站在那儿，身上轻薄的连衣裙已半湿，一侧裙角糊在小腿的皮肤上，滴着泥水。感觉到不适，她弯腰擦了下，裙角重新垂了下来，晃在她小腿肚边。

钱文盯着门口看了会儿，像是在看她的背影，又像是在看雨。

良久，他又低头看机器。

“还有一些镜头没拍，这雨机器是不能出去了，打算怎么弄？”他嗡嗡的声音夹在稀里哗啦的雨声里，不是很清晰。

过了会儿，陈岩把身上的水都擦干了，回过头：“不拍了，等下先回去。”

坐在一边的通讯员听着他们的对话，看看表，立马站起来热情地说：“两位老师，那现在就叫车来接我们去镇政府，在食堂吃个便饭再回去吧。”

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后，政府食堂的包厢就成了许多部门的最佳接待场所。

陈岩看看表：“才10点多，还早。不用客气了，我们还要赶着回去。”

说完她看向钱文。钱文看看她：“那行啊，回去吧。”

行程安排上，他从不和她唱反调。他知道她不喜应酬。

小通讯员哪里肯放他们走，死乞白赖地要留他们。然而陈岩说一是一，任他怎么留，半点没有松口的意思。

最后没办法，他只能拿起手机，叫车来送他们回去。

半小时的车程，到了电视台正是饭点。

两人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换身干净衣服。

陈岩办公室里只放了件台里办活动时发的广告衫。她从厕所换好出来，钱文已经穿了件干净T恤，靠坐在办公桌上抽着烟和男同事聊天。

大家七嘴八舌，嘻嘻哈哈，都在说下大雨时自己的惨状。

看见她出来，钱文用手里的饭盒敲了下桌面：“吃饭去啊？”

陈岩慢条斯理地打开电脑：“我不去了，还不饿，有几个电话要打。”

钱文从桌上下来，走到她面前：“要不等你一下？”

陈岩翻着桌上的记录本，看看他：“不用，你去吧，1点半的时候编辑室见。”

“带点什么吃的上来给你？”

她摇头。

“钱文，一起下去啊，我今天饭卡没带，帮我刷一下。”那头一个男同事朝这边喊道。

钱文看了陈岩一眼，回头朝那人走去，嘴里喊着：“你天天不带，欠我几顿了？”

没一会儿，办公室里的人全走光了。

陈岩电话做了几个采访，一切处理完，她扭扭脖子，起来走到了窗边。

楼下是通往食堂的小道，道路两旁的树木经雨水冲刷更显苍绿，三三两两的人吃完了饭，正撑着伞缓缓移动，往楼里走。雨势小了很多，只剩雨丝在晦暗的半空轻飘。

看看时间，食堂已经结束了。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都不算多，红绿灯光色朦胧，空中不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，都市人在突如其来的雨水中享受着慢半拍的节奏。

单位周围的小吃店不多，她撑着伞穿了两条街，最后在一家面包店买了刚出炉的面包和热咖啡。

店里坐满了，她想了想，这儿附近好像有个小公园。

陈岩今年26岁，从一所“985高校”毕业后便考入电视台，已经做了三年记者。这个不大的城市里，大小、边边角角的地方她已然跑了个遍。

看见门口大石上“新城公园”四个拓印的红字，她微微扬了扬唇角。

这是个翻新的老公园，原来收门票，这几年不收了。

公园依着一座不高的小山丘而建，山脚边有个不大的水潭，里面养了很多假山，池边的垂柳一直垂到水面上。这几年政府创全国文明城市，在山上添置了凉亭、石凳，还有些健身设施，吸引了不少老人来晨练。

雨天的中午，公园里人不多。

有两个老人打着伞，正在石桌边聚精会神地下棋，木棋盘湿了一半。

陈岩从他们身边走过，继续往山上去。

拾级而上到了山顶才发现，她不是唯一的游客。

山顶的凉亭外面站着一个人，里面还坐着一个人。

外面的那个男人站在树下，背对着亭子，雾蒙蒙的小雨里，他像是在低头抽烟。

亭子里是个正在看书的男人，低着头，一动不动。

他的后面是山坡，长满了葱郁的植被树木，细密层叠的枝叶在微风细雨中摇晃、轻颤着。

她走进去，看到他头低得很低，简直要贴在书上。

陈岩没过多在意。

坐在凉亭外口，她把伞放在腿边，也从包里拿出了书和笔，边吃面包边看，在重点地方做下标注。

她从去年开始考公务员，经常随身带书，闲下来就看一点。

雨轻轻落着，风缓缓吹着，草木在雨水中散出沁人的气息，一切浸润在安谧与清幽中。

她开始在意凉亭里的男人，是因为听到了他喉咙里发出的异于常人的声音。

一种哼叫，断续的、突兀的、节奏均匀的。

咖啡离开嘴唇，她忍不住侧目看他。

男人头发剪得很短，穿着件棉质的蓝色T恤和黑色沙滩裤，脚上是一双深褐色沙滩鞋，四肢健全，与常人无异。

但他看书的姿态——有说不出的别扭。

整个人弓着背，手臂贴着两侧的身体，腿也并着。

书就在手中，他却像是抓不住一样，放在膝上，让脸去靠近它。

看见他翻页的动作，陈岩肯定了自己的猜测。

这是一名脑瘫或自闭症患者。

工作原因，她接触过这部分人群，对他们的行为举止算是有一些了解。

男人像是突然看到了好玩的地方，鼻腔里发出了很大的一声“哼”。

不知是发现自己的行为打破了宁静，还是无意识地，他陡地抬起头，目光正对上了她。

陈岩看着他，因心中小小的悲悯，淡淡笑了下。

他毫无反应，又低下了头。

“饿了吗？”凉亭外传来一个低缓的声音。

陈岩目光微转，撞上了凉亭外男人望过来的目光。

短暂交会，他的眼神没有在她身上多做停留，直直落在看书的男人身上。

男人则像是没听见他的话，继续闷头看书。

他扔了手中烟头，踩熄，在亭子外面拍拍看书男人的肩膀：“不要看了，回去吃饭吧。”

男人没动。

过了会儿，他又拍拍看书男人的肩膀。

看书男人不情愿地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，侧过身，口齿含糊：“吃蛋炒饭。”

亭子外的男人“嗯”了一声，绕着亭子外沿走到门口的一棵松树边，手插在口袋里，等他。

他穿着黑色T恤衫和牛仔裤，肩头一片已经被雨水浸成了更深重的黑色。

亭子里的男人慢慢把书平平整整地装进一只小布袋里，挂到肩上。

树旁的男人侧目看了他一眼，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未等他走近，开始往山下走。看书男人的步子稍微快了一些，追了上去。

随着两个人影的消失，陈岩心中的几丝好奇也随之消散了。

目光回到书本，咖啡回到唇边。

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停的，乌云散开，天空恢复透亮。

她的手机响了一下。

钱文：“人呢？”

下午2点，编辑室里人不多。

钱文坐着剪片子，陈岩站在旁边，微微俯身，认真看着电脑。

钱文问：“中午吃的什么？”

“去周围转了转，随便吃了点。”

“跟我约1点半，我过来一看，人影子都没有。”

陈岩低头，若有似无笑了下：“不好意思啊。”

注意力又放回画面上。

不知道看到了什么，陈岩身子朝屏幕探了下，有一小绺头发就晃晃地垂到了钱文眼前。

钱文看着面前的这一绺黑色头发，正在闪烁着画面的编辑器忽然成了模糊的背景。他隐隐能闻到她身上留下的雨水潮湿的气味。

正有些出神，“哗啦”一声，陈岩身子一动，拉出把椅子在他旁边坐下了。

钱文耳朵一红，立即不动声色地把目光投向屏幕。

只听见陈岩说：“这段这人说话太啰唆，不要了。”

钱文没说话，按按鼠标，直接操作。

没一会儿工夫，粗剪就完成了。

搭档一年，他们已默契十足，是台里公认的“金童玉女”，合作过不少好新闻，也拿过一些省市的奖项。

“怎么，就你们在啊？”

一阵香风飘然而至，主持人冯贝贝进来，抬手撩了下刚烫好的头发。

“怎么穿成这样了？”冯贝贝扫了陈岩一眼，眼睛发笑。

陈岩看看她，淡淡说：“上午下大雨，办公室就这一身。”

钱文看着冯贝贝笑了下，起身拎起摄像机对陈岩说：“我去还机器了，你们聊。”

冯贝贝看一眼他出去的背影，拉出把椅子坐下，托着腮，意味深长地看着陈岩，唇角微微翘着。

半晌，没头没尾说了句：“我看他是没戏。”

陈岩看着屏幕，没说话。跟随指尖的动作，鼠标发出细微的咔咔声。

冯贝贝单手扶头，坐在旁边无聊地玩手机。

片刻，陈岩抽空看她一眼，神色淡淡：“这个点来干什么？”

冯贝贝正在手机上玩游戏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路过喽，等下去隔壁配个音，

嗯，还有10分钟。”

“早点去吧，迟了又落下话柄。”

“我落下的话柄哪里还差这一个啊。”

她声音甜甜软软，任何有负面意味的话从这样的声线里出来，都变成了一种撒娇般的发嗲。

陈岩笑了下。

冯贝贝和陈岩同年进单位，她在台里主持一档晚间文化节目。

冯贝贝长相很明艳，杏眼、高鼻梁，加上精致的瓜子脸，是人堆里也能出挑的大美女。和其他年轻漂亮的女主持人比，她更加开朗活泼，天真烂漫。

在电视台里，主持人身上多少有些形象包袱，一般和一线编辑、记者接触不多，只有她，从上到下都打得火热，没有架子。出尽风头的同时，也招了不少非议。

看着时间差不多了，冯贝贝起身，临走时约陈岩晚上逛街。

陈岩有点累，刚要拒绝，冯贝贝正色道：“我今天心情不好，逛完街再陪我喝一点吧。”她空手做出一个饮酒姿势。

陈岩和冯贝贝性格截然不同，却很聊得来。

冯贝贝是外地人，原本和另一个主持人合住在台里的员工宿舍里，后来有了小矛盾，她搬出去住了。从那之后，她找陈岩的次数也越来越多。

陈岩在单位向来和同事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，她能感觉到冯贝贝的不断示好，一开始，她都是生疏而礼貌地回应。但人的感情很多时候都是不可控的，不知不觉中，她和冯贝贝就走得越来越近了。

晚上下班的时候很不巧，冯贝贝的车已经停在楼下，陈岩也拎着包要走了，硬是被主任拖到办公室谈了半小时的创收问题。

9月的傍晚，空气有些湿热，小蠓虫围着路灯的光晕疲倦地打着转。

陈岩走出大门，警卫室旁边的一辆高尔夫闪了下跳灯。

车上，贝贝依然穿着下午的那条蓝色紧身连衣裙，脸上明显补过妆，嘴巴上的唇膏闪着油润的光泽，如同一抹细腻而柔软的诱惑。

贝贝看着陈岩系安全带，看她还穿着那件广告衫，头发也是随便扎的低马尾，

露着光洁的额头，清秀的面庞看上去很疲惫。

贝贝很少看她这么邋遢，不禁诧异：“怎么没换衣服啊？”

“单位里就这一件。”

“早说啊，我那还有几件呢。”

车子缓缓上路，贝贝随口问道：“领导找你做什么，聊得这么晚？”

“30周年庆拉赞助。”

“弄多少？”

“10万。”

贝贝看她一眼：“你能完成吗？要我帮忙吗？”

陈岩的性格和背景她很了解，拉赞助谈合作之类的事，她做不来。

陈岩看看她：“好啊，你帮我留心点。”

贝贝扶着方向盘，笑了下：“OK！”

红灯亮起时，贝贝电话响了，她看了眼，一边开车一边贴到耳边。

密闭的车厢内，陈岩听见电话那头隐约传来低沉的男声。

街上流光溢彩，霓虹杂乱无章地在窗外唰唰划过。

她半按下车窗，让喧嚣声从窗缝里涌进来。

暖风吹到脸上，腻腻地发热。

两个人在商场里简单吃完了饭，冯贝贝看中了一条灰色长裙，简单复古的款式，露出性感锁骨的一字领，腰处收紧，再坠下长及小腿的裙摆。

她从试衣间里款款走出，身段玲珑。

冯贝贝从镜子里望陈岩，用眼神询问：怎么样？

陈岩点点头。

贝贝换下裙子，爽快结账，2888元。

贵吗？陈岩对她的大手大脚早已不惊讶。

冯贝贝父母在老家做汽车装饰的生意，算不上大富大贵，但这两年也做得风生水起，开了好几家分店。即便没有父母贴补，她主持人的工资加上一些平时跑场子的额外收入，也足够她自给自足。

逛完街已经是晚上9点，按照原计划，两人驱车去了市里比较有名的酒吧街，

进了一家常去的小清吧。

台上，一支外国乐队正在唱英文歌，歌声忽而舒缓动人，忽而丝麻入骨。昏黄的灯光里，冯贝贝坐在小圆桌边的高脚凳上，连着喝了两杯鸡尾酒。放下杯子后，她的身体开始随着音乐左右摆动。

模糊的光晕像一层轻纱，笼在她脸上。

不知不觉中，那些愉快俏皮的神色消失了，那下面，是卸下防备的忧伤。

听着歌，喝着淡淡的酒，陈岩也很放松。

她知道贝贝今天有点小情绪，但贝贝不主动说，她是不会刻意问的。

两个人就这么时而沉默，时而漫不经心地聊台里的人和事，打发时间。

差不多10点半的时候，贝贝的手机震了起来。

她看了一下，变了脸色，拿着电话去了外面。十来分钟，贝贝再回来的时候，脸色瞬间愉悦了。

“不好意思了，男朋友要来接我，我待会儿让他先送你回去。”

陈岩无所谓地摇了摇头：“没事，我自己走好了。”

冯贝贝过意不去地说：“他人就在附近，等一下吧，都这么晚了。我把你叫出来让你自己走，多不好意思。”

陈岩心里是真的无所谓，想了想，她抿唇笑了下：“那好吧。”

酒吧街外边的大马路上没什么人，也没什么车，青灰色的道路上映着霓虹的光影。空气里有一些隐隐的音乐声在震动。

陈岩和冯贝贝出来，站在马路边等车。

她们都喝了一点酒，此时，发热的皮肤一吹到小夜风，忽然就有了一点微醺感。

陈岩轻轻吸了一口气，心中很舒适，还有一点说不出的怅然。

没过一会儿，一辆黑色路虎朝这个方向驶来，冯贝贝探着脑袋看了看，往前跨了一步。

陈岩知道应该就是了。

车子驶过去，甩尾掉头，停在了她们身边。副驾门打开，下来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，冯贝贝露出一个笑脸，迎了上去。

陈岩知道冯贝贝最近新交了一个男友，听她偶然提起过，但今晚是第一次见真人。

怎么形容呢？她觉得很多修辞是多余的，应该这样说，他们很登对。

夜色朦胧，两人站在打开着的车门边亲昵说话，那样子活生生就是一对可以上杂志的璧人。

冯贝贝的桃花运一直是很旺的，但是这一次，种种迹象表明，她在这段感情中并非处于上风。

“陈岩。”冯贝贝回过头，叫了她一声。

陈岩走过去。

“思鸿，这是陈岩。”冯贝贝介绍道。

周思鸿穿着黑衬衫和西裤，面孔白皙英俊。

他轻揽着冯贝贝的腰，和陈岩寒暄了两句，探身对里面开车的人淡淡说：“小孙，你等下把她送一下。”

冯贝贝说：“他开我的车送我，你到家后记得告诉我一声。”

“好，你们也早点回去。”

说完陈岩朝周思鸿点了下头，上了车。

后视镜里，周思鸿携着冯贝贝往反方向走了。

“去哪里？”驾驶座上的人问。

“英瑞家园……”陈岩转头看向他。

光线暗淡的车厢内，仪表盘闪着蓝色微光，她看清他的脸，愣了一下。

居然是他。

那个上午在山上抽烟的男人。

“什么？能再说一遍吗？”

孙鹏目光平淡，看着她，又问了一遍。

陈岩回过神：“噢，英瑞家园附近。”

他看着前路，嘴里低声念了句：“英瑞家园……”

“不认识？”

他目视前方，一只手掌着方向盘，一只手开始掏手机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来导航。”

“是个老地段，你先朝着市中心方向走，等下我指路。”

“好。”

一路再无言。

平缓的车速中，疲惫上涌，陈岩逐渐放松下来，呆呆看着窗外夜景。

夜色深沉，车道、楼宇、树木……一切景物都在一团浓黑中迅速倒退。

迅速倒退着。

“前面拐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拐不拐？”

“……”

车开到了宽阔的大道上，道路被两旁的低矮山林裹挟着。

孙鹏回头，发现身旁的女人靠着车窗，眼睑合着，睡着了。

“喂……”

又叫了一声，毫无反应。

车速降下来，他一边看路一边打开手机导航，回忆刚刚那个地名。

无奈的是，忘了。

看看时间，他打了把方向，靠着路牙缓缓停车。

关掉灯的一瞬，仪表盘白色的光影从她脸上消失了。

她呼吸很轻，胸口有极微的起伏，盘在脑后的头发被挤压得松散了一些，一小片松落在肩头。

他在黑暗里静静看了会儿她的脸，把对着她吹的空调出风口拨向一侧，在身上摸出了香烟。

陈岩醒来的时候，下意识抓了下包，被包盖着的大腿上已经出了一层薄汗。

迷糊了几秒，她看着窗外，很快回想起自己是怎么在车上的。

窗外是她熟悉的小湖山，山上的草木在夜色里泛着青光，跟着风簌簌摇晃。

她辨识了一下方向。没错，还是在回家的路上。只是驾驶座上的人没了。